

黃逸之著

黃仲則集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四版

(76230)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圖繪寶鑑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 者

夏

文

彥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各埠

# 凡例

首以譜主行止所在爲綱領，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例。

凡酬應詩篇，有故，則錄其目，按施愚山先生年譜例。

譜主卒後，其身後情況，暨著作流傳之大概，仍按年分述，采今本章實齋先生年譜補編例。

# 黃仲則年譜

先生名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武進人。系出分寧黃庭堅。翁方綱悔存詩鈔序：仲則爲文節後裔，每來吾齋，拜文節像，輒

凝目沉思久之。世居清江之荷湖。明永樂間，有松軒先生名遵者，掌武進兩學教事，因家焉。以雅擅文學，稱有

松軒集。曾祖觀龍，字雲會，贈修職佐郎。祖大樂，字韶音，爲高淳校官。父之揆，字端衡，縣學生。自松軒遷

武進，迄先生而十四傳矣。兩當軒集攷異註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正月四日午時，先生生於高淳學署。高淳清屬江蘇江寧

先生丁酉正月四日自壽詩註：「余生午時。」

左輔黃縣丞狀：「生於高淳，故小名高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四歲，在高淳父卒。

先生詩集自敘：「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

太夫人氏屠，端衡公之繼室，先生事之孝。

黃縣丞狀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先生七歲，隨祖父自高淳歸武進，居白雲溪上。

先生過高淳詩序：「七歲始隨大父歸。」

祖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業倍常童。

洪亮吉撰行狀

是年先生至友洪亮吉

字稚存，號北江，精輿地經史之學，而駢文尤著，有洪北江

詩文集，嘉慶時以上書指斥成伊犁，尋赦還自號更生居士，餘詳本譜。

十歲，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壬申以後四年，皆讀書舅氏

塾中。亮吉傷知已賦註與先生同在白雲溪上，兩小相識，時相過從。

先生題稚存機聲燈影圖：「君家雲溪南，我家雲溪北。喚渡時過從，兩小便相識。白楊頭望何安居，

辛夷樹訪迂辛宅。君言弱歲遭孤露，卻伴孀親外家住。塵封蛛網三間樓，阿母淒涼課兒處。讀勤母

顏喜，讀倦母心悲。不惜寒機杼千市，易得夜燈膏一甌。燈滅尚可挑，機斷不可續。樓風刮燈燈一粟，

書聲機聲互相逐。屋角時聞鄰嫗愁，烟中每撼林鳥宿。老漁隔溪住十年，君家舊事渠能言。打魚夜

夜五更起，蔣家樓上燈猶然……」按蔣家樓，即亮吉外祖家。其家貧孤露之狀，不啻先生自況。

翌年亮吉始遷興隆里舊宅。北江年譜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九歲，應學使者試。汪啓淑鹿菲子小傳：「九歲應學使者試，寓江陰小樓，臨期猶蒙被臥，同試者趣之起，曰：頃得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擾也。其恬澹之概如此。」

先生守祖訓，初未學爲詩。

按洪狀

竟得奇句至是，非天才亮特，不足致此。試讀先生詩集自鈔：

「稍長從塾師授制藝，心塊然不知其可好。先是應試無韻語，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舊藏一二古今詩集，束置高閣，塵寸許積，竊取繙視，不甚解。偶以爲可解，則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間一爲之，人且笑嫻，且以其好作幽苦語，益唾棄之，而好益甚也。」

先生於制舉文，自幼卽「心塊不知其可好」，而好作幽苦語。大抵天才詩人，清淑靈秀之氣所特鍾，稱其心之所欲出，一任自然，初非強而致之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十二歲。

舊譜「祖訓導君卒。」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十三歲。

舊譜「祖母呂孺人卒。」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十五歲。

是年先生始攻詩，詩集後人以編年排次，先生詩始是年。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十六歲。應郡縣試。兄卒。

亮吉撰先生行狀：「吾鄉應童子試者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知府潘君恂字乾隆，王戌進士。

官至寧紹台道。王君祖肅字敬亭，新城人，貢生，官至池州知府。尤奇賞之。君美風像，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

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

先生賀新涼詞序註亦云：「甲申歲，知府潘莪溪試童子，披予第一。」

舊譜：「按先生孫志述黃氏世系錄，知兄卒是年。」又稱兄名庚齡。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讀書宜興洙里。

左輔黃縣丞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

是年學使者爲會稽梁國治字階平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先生亦其激賞之一。

是年先生讀書宜興洸里。

按先生甲午重過洸里寄懷龔梓樹有「不款君扉歲九更，」荆南山色青無恙，一句荆南山在

宜興綜甲午前而計，先生讀書宜興洸里在是年。梓樹名怡字愛督武進人居宜興官至布政司經歷兄克一名協武乾隆舉人俱爲先生至友

又按先生在宜興之友有萬應馨維者亦屬知友之一。見先生詩自註黍維論詩與先生合其味餘樓牘稿

序云「仲則天才軼羣絕倫意氣恆不可一世獨論詩則與余合余嘗謂今之爲詩者濟之以考據

之學艷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則深韙余

言亦知余此論蓋爲仲則數峯發也。」數峯指何數峯見先生後期詩

又按先生感舊詩乃是自述在洸里時之回憶是篇極悱惻柔綿之致茲附錄之以見先生早歲之

旖旎風趣：

感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



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閒愁在鬢華。喚起窗前尙宿醒，啼鵲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浣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十八歲。與亮吉同攻詩。冬遊廣陵。始識邵齊齋編修。

亮吉撰先生行狀：「歲丙戌，亮吉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徵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亮吉與先生居同里，又同好爲詩，故交益深，至是始訂文字之交。

按北江年譜是年亮吉在外家授徒。

是年歲暮大雪，先生與閔季心名貞南昌人官都事遊揚州。由鎮江赴揚。歲暮懷人：「丙歲孤蓬泊京口，聞君

鄰舫倚歌聲。銀箏紅燭三更話，風雪江湖十載情。」君卽指閱季心。又浪淘沙懷閱季心：「交識滿浮生，健者惟卿。憶從相識在蕪城，一揖四筵皆失色，氣是幽并。」按蕪城卽廣陵故城，亦積邗溝城。先生詩集自敘：「歲丙戌，常熟邵齊燾字荀慈，號叔一，乾隆進士，選庶吉，罷官歸。主講龍城書院，矜其苦吟無師，且未學，循循誘之，景仁亦感知遇，遂守勿去。」先生是年始從邵齊燾遊。按玉芝堂集敘定爲是年，已識邵先生。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十九歲，娶趙夫人，仍從邵齊燾遊，秋應江寧鄉試，遂至杭州，

是春，邵編修齊燾以應常州知府潘恂之聘，主講武進龍城書院，先生從之遊，同學有洪亮吉、邵聖

藝，號仲遊，楊倫號西禾，辛丑進士，玉芝堂集先生所著有杜詩鏡銓，輩詩亮吉詩註。

亮吉，傷知已賦注：「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偕黃君景仁受業焉。」先生嘗呼之爲

二俊。

先生詩亦云：「尹范同衣日，荆高縱酒場。吟風推兩小，立雪忝同堂。」三十夜懷夢殊，夢殊乃亮吉號。

邵齊燾勸學一首贈黃生漢鏞：

「黃生漢鏞行年十九，籍甚鬢宮，顧步軒昂，姿神秀迥，實廊廟之瑚璉，庭塔之芝菌者焉。家貧孤露，時復抱病，性本高邁，自傷卑賤。所作詩詞，悲感淒怨。輒貽此詩，用廣其意，兼勗進業，致其鄭重云爾。」

「生身一爲士，千載悲不遇。所藉觀詩書，聊以永其趣。羣經富奇辭，歷史貫時務。九流及百家，一一精理寓。遍窺而盡知，十年等閒度。文采旣以成，窮通我無預。大鑪鑄羣材，往往有錯迕。曠覽古今事，萬變皆備具。而我生其間，細比螻蟻數。得失亦區區，何事成忿怒。家貧士之常，學貧古所慮。願子養疴暇，時復御湘素。博聞旣可尙，平心亦有助。努力年少時，白日不留駐。」

玉芝堂詩集

先生與邵師，秉性俱愛岩壑，是春嘗偕游銅官山，邵有詩示之：

「黃生落落人如玉，志氣軒昂骨不俗。人間百事付疎慵，獨把殘編自歌哭。生來寤寐愛青山，但恨郡郭無烟鬢。今春忽過銅官下，躍步直上飢忘餐。香飄襟袖松林遠，身逐烟霞屐齒間。我曾夜半登衡岳，曉看燭龍銜若木。偶因夜話述前遊，新句朝來已見投。孤懷本與猿鶴近，清境忽從烟墨收。千尋翠壁星辰接，一片紅霞海面浮。危崖激澗身未到，奇情會意窮冥搜。妙年才氣今如此，令我咨嗟

意無已。更教萬卷濬辭源。黃河豈是人間水。莫歎鷗鵬猶未變。此才會向蓬山見。王粲由來患體羸。陳平終不長貧賤。吾今衰鬢日星星。無復登高作賦情。讀書事業遊山興。一併殷勤付後生。」玉芝堂詩集

是年先生病甚。邵勸之有詩：

對鏡行哀且苦。童稚孤貧少儔侶。偏親織作伴書燈。隻影孃孃行踽踽。一身寥落已自憐。况復疾疢來相纏。旁人盡道太消瘦。對鏡自驚非去年。少年意氣爭雄壯。騰騫欲出青雲上。多病多愁乖宿心。長夜幽吟獨惆悵。對鏡行怨且悲。勸君自寬莫傷懷。勸君自強莫摧頽。功名富貴真外物。前言往行皆吾師。輕狂慎戒少年習。沉靜更於養病宜。羣居飽食可無事。檢素對書聊自怠。優柔鑒飫將有得。怨尤憂患夫何爲。愛君本是金玉質。苦口願陳藥石詞。年華一過豈再得。四五十須臾期。此時對鏡頭如雪。少壯蹉跎悔已遲。」玉芝堂詩集和漢鏞對鏡行

按邵齊齋早弱入翰林。年三十六。卽罷官歸。晚年主講毘陵。本無意遠出。以蘇常接壤。歸省不越信宿。故應聘至常。其玉芝堂詩文海內推有。東京六朝之風。以雋雅稱。章草入晉人室。駢文尤精心。孤往語必已出。先生與亮吉得師至。是無怪湖海詩傳小序稱先生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煙月揚州之響。而亮吉復以駢文名世。其得力於邵編修者。必不尠也。

又按邵編修爲人，意度夷曠，灑脫有名士風。嚴冬喜脫屨，擁爐坐，客至覓屨，倉卒覓屨不得，隨取躡之，屨互異，旁觀匿笑。君覺之，亦自笑也。目短視，捧書讀之，面鼻常黑，其脫略小節每如是。而先生與亮吉亦復放浪酣嬉，似其師。試讀醉歌寄洪華峯（亮吉）：「我家君家不半里，中間只隔白雲渡，相思卽訪無常期，積酒輟醉無好步，街衢販販曳手嬉，往往反觸醉人怒……」其落拓不羈之狀，大率相似。

是秋，先生應江寧鄉試未售，值潘恂陞任浙江觀察，邀先生往，先生遂客杭州觀察署中。思舊篇序

「戊子己丑間，屢客武林，偕同人宴吳山酒樓，踪跡居多。」卽指是行。仁和仇永清（麗亭）乾隆丁酉

錢塘勞宗茂（號滌叔，乾隆辛卯進士官工部主事）吳門蔣思睿輩，俱爲是年所交之友。惟與麗亭唱和詩最多。是行

先生嘗觀潮於錢塘，有前後觀潮行詩。按袁簡齋最稱其前後觀潮行詩。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二十歲，夏歷游杭歙，秋應江寧鄉試。邵齊齋卒。長女生。

亮吉撰先生行狀：「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

先生自丁亥秋後始客幕，旣訪我溪於武林，值是年王祖肅陞任徽州同知，先生復往訪之。取道吳門至杭，由新安江赴徽。是年起程，時在首夏，邵先生有詩序送行：

「黃生漢鏞，故以童子受知武進賢令新城王公。王今擢徽州府同知，兼攝郡符，將往從焉。路指歙

溪棹開吳市。煙波渺渺。嶂嶺盤盤。事迫飢驅。義兼負米。性篤知惠。性愛岩壑。粵以首夏。忽乎將行。余講文此邦。纔逾三載。空空自笑。愧韓愈之抗顏。濟濟相超。得孔融之小友。方欣起予。遽慨離羣。目極長衢。心馳遐路。垂楊濯濯。落絮縈愁。芳草芊芊。成茵藉恨。谷禽睨皖。求友相鳴。津樹扶疎。落帆何處。西陵浙水。知有遇風之詩。漁浦桐廬。曾無維舟之待。新知生別。悲樂萃於一時。病骨空囊。勞懷極於千里。不能餽贐壯行。酌樽敍別。裁詩四首。聊代疏麻。漢鏞既得余詩。卽夕盡次其韻。清源自濬。逸藻不傳。感藉詞傾。情緣墨露。嘗覽陳書。見孝穆與總持唱和。乃言吾詩寄弟集中。今老夫此詩亦欲寄漢鏞集也。」

玉芝堂文集

又送黃生漢鏞往徽州詩：「無計留君住。相思獨黯然。柳條春色裏。帆影夕陽邊。驚急長灘響。蒼茫野渡烟。江山何限好。極目恨綿綿。誰道新知樂。翻成遠道悲。二年時未久。千里會難期。往復憑書疏。寒溫隔路歧。平生慣傷別。添得鬢邊絲。起予推英妙。依人作遠行。菲菲芳草節。脈脈異鄉情。書劍空囊肚。溪山旅眺清。無因重攜手。相送一霑纓。聞道新安郡。儀型大雅存。元暉窗裏岫。北海座中尊。爾去投知己。吾衰念及門。空堂雙檜老。風雨愴離魂。」

玉芝堂詩集

先生新安之行，與邵先生別後，卽未復晤。邵亦尋卒。年五十二（按亮吉鳳樓梧詞註：「戊子秋杪，至虞山赴邵。」）先生荀茲之喪，時亮吉結襦甫三日，「而未及先生，益是時先生已在客中矣。」

是年先生應江寧鄉試未售。哭凱龍川詩序：「戊子鄉試，公同考入闈，景仁受知於公，荐而未售」云。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二十一歲。春遊杭州、徽州，秋歸里，春客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幕中。

先生自邵師卒，益感人生之奄忽，乃始爲浪遊。詩集自敘：「自邵先生卒，益無有知之者，乃爲浪遊。由武林而四明，觀海潮、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岳，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以歸。是遊凡三年，積詩若干首，中漸於嘉興、鄭先生虎文、定興王先生太岳之教。」按先生之遊出而歸，歸復出，云三年者，綜前後言之，非三年在也。

是年春，先生仍客新安，亮吉燃犀集：「己丑入春後，淫雨連月不止，黃仲則從新安寄書曰：『今春雨甚，白雲渡新漲，必不如新安江，然頗思之。』」又先生重至新安，雜感詩註：「己丑欲遊黃山，病瘡不

果」等云。

繼又由新安返武林，遂復浪遊越中諸山水。上會稽探禹穴，登四明山放歌，觀海鎮海城樓。亮吉玉麈集稱：「先生長身伉儷，讀書擊劍有古俠士風，出遊不出一年，而吳越名山歷其半。」卽指先生是行。

秋初，先生歸里，嘗偕里友楊倫洪亮吉孫星衍字淵如，早歲文辭華麗，與先生及亮吉齊名，里中繼以進士官山東督糧道。輩遊揚州，孫有詩紀事。見孫星衍澄清堂稿。

是冬，先生續有湘遊之意，先是抱病客杭州時，杭友仇麗亭輩以湖湘道遠，且憐其病，勸勿往，先生詞以謝之：

「一事與君說，君莫苦羈留，百年過隙耳，行矣復行求。且耐殘羹冷炙，還受曉風殘月，博得十年遊。若待嫁娶畢，白髮待人否。」其性愛岩壑有如此。

先生是遊，以鄭虎文之介，左輔撰行狀：「聞秀水鄭先生虎文賢，謁之於杭州，鄭愛異之，居月餘，泫然辭鄭曰：『景仁無兄弟，母老家貧，居無所賴，將遊四方覓升斗爲養耳。』時湖南布政使定興王公太



岳鄭同年友也。遂遊焉。過湘潭，酌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作浮湘賦以寄意，悲慨傷懷。王故名士，負其才，及見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質黃秀才定可否。」

是冬，先生即客王介子幕，未歸。介子誘接後進甚篤，初非以尋常幕客視之，先生憶舊有詞：

「荊州初識，記霜清憲府，天寒夢澤。絲竹後堂容我到，醉倒留禿十石。湘月窺籐，岳鐘殷榻，半載長沙客。」其待遇之隆如此，亦先生之才，有以致之也。

按鄭虎文字炳也。乾隆進士，以經濟自負，有吞松閣集。王太岳字基平，又字介子，弱冠入翰林，擅文名。詩古文氣格高簡，有清虛山房集。二人俱爲先生師。邵齊齋至友，而介子與齊齋交尤密。介子初亦好爲駢文，見齊齋作，嘆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迄是年，介子起用，而齊齋卒矣。初齊齋未卒時，嘗有書致鄭，屬其介仲則於太岳，故先生有此行。

又按亮吉詩：「虞山文學比詩工，一卷齊梁體格同。」贊善學韓王學杜，愛才兼有古人風。」即指邵鄭王而言。先生詩嘗得力於三人者，自敘亦言及之。茲詳述其淵源如此。

是年酬應詩篇：

訪曹以南五明寺註見後

醉歌行別伍三澄伍名旣庭，名宇澄，先生里友。